

一家四代人找寻76年 本报帮忙 终在烈士陵园“重逢”

“76年了，女儿终于找到爸爸了”

“爸爸啊，女儿找爸爸，都找了76年了，想爸爸，也想了76年了，爷爷奶奶和妈妈想你，都已经过世了……”李华珍跪在墓碑前放声大哭。

82岁的李华珍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久久不能平静。

李华珍女婿站在碑前说道，“思念得太久了，让妈好好哭一场吧。”

儿子将李华珍从地上拉起，紧紧地搂在身旁。李华珍好半天才站稳，“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

6月8日这一天，对李华珍来说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父亲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给全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喜的是，爷爷奶奶和妈妈未了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找到父亲的埋葬地，到他墓前哭一场，尽女儿的一份孝心，也是对老一辈的一个交待。”

李华珍和家人一起，向陵园内长眠的英雄深深地鞠躬，向与曲贵一烈士共同战斗并壮烈牺牲的英雄们表达敬意。随后，一家人还参观了烈士陵园纪念馆。

李华珍的儿子告诉记者，他是特意从黑龙江赶回到苏家屯的，驱车800多公里来参加这次祭扫。由于环境限制，在外地工作的兄弟没办法赶过来，还有庄河老家的亲人还没有通知，“现在知道地点了，下一次再来时，人会全些。知道姥爷埋葬在这里，以后清明节，我们后人可以到这里祭扫了。”

李华珍坦言，真是贵在坚持，苏家屯距离老家庄河只有300公里，可这开车仅几小时的距离却让一家人找寻了76年，“如果我要是放弃，之前的所有努力就全部付之东流了。”

为圆母亲嘱托 她向本报求助

曲贵一出生于庄河青堆子镇小曲村，他18岁结婚，19岁有了女儿，24岁参加革命，第二年便在战场上牺牲了，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曲贵一牺牲后，村里给曲家送来了一张《烈士纪念证》，上面写有：曲贵一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十师廿八团一营三连战士，于1946年4月12日在长岭子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曲贵一的牺牲，意味着家中的顶梁柱塌了，家中生活愈发困难，后由母亲做主，将媳妇改嫁到李家。

父亲离家参军时，她才5岁，再次“重逢”时，她已是耄耋之龄。泼洒一瓶老酒，告慰烈士英灵；墓前伏地痛哭，倾吐满腔衷肠；轻拂碑顶的尘埃，感受英雄的力量。

昨日，大连庄河籍烈士曲贵一的女儿带领家人到沈阳苏家屯区烈士陵园，在“本溪保卫战无名烈士”墓前祭扫，父女终于“重逢”。烈士牺牲时只有25岁，一家四代人找寻76年，最终确定烈士葬于苏家屯区烈士陵园，了却了一家人的心愿。



76年后，李华珍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埋葬地。她在墓前痛哭，倾吐满腔衷肠。

联军辽东军区所属第三、第四纵队和保安第三旅，为策应四平保卫战，分散国民党兵力，组织了本溪保卫战。我军同国民党新六军、五十二军激战33天，249名指战员在我区境内英勇牺牲，仅有7名烈士留下姓名。

“这242名无名烈士，很可能就包括曲贵一。原来11个分散的烈士墓都合并到烈士陵园了，曲贵一在长岭子战斗中牺牲，而如今的长岭子村距离陵园仅几公里，所以葬在这里的可能性最大。”杨宁断言道。

曲贵一将载入烈士英名录

杨宁多次与苏家屯区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联系求证，“我们观点一致，曲贵一牺牲在长岭子，只有葬在苏家屯区这一种可能。”

陵园的工作人员称，长岭子战役结束后，当地百姓拿出自家炕柜装烈士的遗体，有72名烈士都是分别安葬，墓前立有木牌，上面写有烈士的名字，但由于时间跨度大，木牌变质，“上面的字迹无法辨认，最后连同长岭子战役其他分散埋葬的无名烈士合到一起，就是现在的‘本溪保卫战无名烈士墓’。”

纪念馆的展板上，详细介绍了本溪保卫战的整个过程，十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再次将李华珍带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

李华珍一字一字地读，细细地看。她用手指着烈士墓旧照片，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父亲为国捐躯，值，要不然哪有今天的幸福安宁！”

李华珍称，在赶往烈士陵园的路上，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美丽的高速公路，热闹的陈相镇，现代化的蛇山村，“我是替父亲在看，让他看一看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已经全都变了样。到长岭子转一转，看一看富裕起来的乡亲们，对晚辈来说，此行不是简单的祭扫，更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苏家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称，根据李华珍提供的相关材料，向市里提出申请，争取早日将曲贵一烈士的名字刻在陵园的英烈墙上，供后人铭记。

辽沈战役烈士陵园的周美元称，今年11月，《东北解放战争烈士英名录》将重新修订，根据烈士家属提供的证明，“我们也会将曲贵一烈士的生平信息收到这个书里来，等于是给烈士树碑立传了。”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文并摄

“我就随了继父的姓，不再姓曲。继父对我很好，但生父对我的影响却伴随我的一生，我不怕苦，从没向困难低过头。”李华珍的记忆中，生父的印象是模糊的，“父亲参军后，我的爷爷也被抓了起来，手指都被掰断了，也没说出我父亲的下落，我和妈妈躲在玉米地里藏了七八天才出来。”

李华珍听母亲说过，爷爷奶奶生前曾到过本溪、丹东一带寻找过父亲的埋藏地，碍于交通不方便，信息有限，毫无收获。母亲也找过，也没有结果，都有些灰心了，但她在临终前告诉李华珍，“一定要找到你父亲的埋藏地，哪怕把带土散到坟上，我的心愿也算了啦”。

李华珍结婚后一直生活在大石桥，寻找父亲埋葬地的重任落在了她的身上，“儿子开车，挨个陵园打听，但却没有找到曲贵一的名字。”每年清明节，李华珍都要回庄河老家祭扫，那里早年立过父亲的衣冠冢，“亲人们劝我放弃，因为父亲有两个堂兄也是同年参军的，也是牺牲后没有一点音讯。”

随着年龄增长，身子骨也大不如以前，没能找到父亲成了李华珍最大的痛，“我都80多岁了，再找不到，我只能将父亲的《烈士纪念证》一起带到地下了。”

今年4月初，李华珍找到“辽沈帮帮帮”记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找到父亲的埋葬地。

多方论证判定 曲贵一烈士就葬于无名烈士墓中

记者将李华珍的想法在烈士寻亲微信群中发布，立即得到了多位志愿者的关注。居住在北京的魏先生是东北民主联军四纵

队的子弟，他的父亲当年也参加了三保本溪的战役，作为烈士子女，他对父亲生前经历及四纵队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入研究，“从曲贵一牺牲时间分析，他是在二保本溪的战斗中牺牲的。当时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十旅及三纵八旅赶至姚千户，并在金钟山、董家坟一带击退敌军的攻击。在英守屯一带打了一场硬仗，打得敌军向苏家屯方向溃逃，10日，在长岭子与逃跑的敌军再次激战。”

另一位四纵子弟手头有一本《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英名录》，里面共有19名曲姓烈士，通过事迹对比，都不吻合，“曲烈士应该是与其他烈士合葬了，没有独立刻有名字的墓碑。”

辽沈战役烈士陵园的周美元告诉记者，曲贵一烈士参加的是辽沈战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但是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中并没有查寻到该烈士的名字，“去年和今年初，我们基本跑遍了东北解放战争相关联的东北三省所有陵园，如果有该位烈士的单体墓，我们肯定已经收集到了，很可能在无名墓中。”

辽宁省道德模范、烈士寻亲志愿者杨宁告诉记者，他从本溪市烈士陵园英名录中没有找到曲贵一的名字，由于长岭子战斗异常激烈，牺牲的战士数量比较大，限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可能进行了就地掩埋，“当时还有许多烈士葬在了本溪周边小规模烈士陵园内，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苏家屯区烈士陵园。”

杨宁找出了去年在苏家屯区烈士陵园走访时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依然没有发现曲贵一的名字。陵园有一座“本溪保卫战无名烈士墓”，碑文上写明：1946年4月，为保卫抗日胜利果实，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长驱直入，东北民主



李华珍参观烈士纪念馆。



李华珍手持父亲的《烈士纪念证》。